

月一年三十廿國民

贈和守袁

館書司平北立國

，是感想錄及論文等類的書，借他人之酒杯，流自己之悲塊！

朋友們！現在你們究竟處於何等的境地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所說的這四種紅皮小叢書，就鑒於這種種情形之下，而為你們而設的；請想你們速取就是了！

而且，全書中不論那一種，都注重在「讀」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而且本又小巧又玲瓏，攜取很是輕便，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是贅的！

現在，我且把全書篇目和著作者的姓，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研究	一冊	徐國楨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潮山吟	一冊	張慧劍著	丈母與借傘	一冊	徐卓杲著	
階後喚雞果	一冊	徐卓杲著	真	人	一冊	陳鶴齋著
潮上	一冊	陳鶴齋著	幻	跡	一冊	王天恨著
荷盤博士	一冊	趙茗狂著	四角戀愛	一冊	趙茗狂著	

一八，六，一。若在於上海

代序

這一本書，雖然拉拉扯扯的寫下了二萬左右字數，可是窮極而言，真非常慚愧，因為實在寫得太無聊了！當然更不敢論其價值如何。

倘有人化冤錢買我這本無聊東西去看，我對他只有抱慚，略略也有些感激：倘他能看了之後而不說我一聲「放屁」，或竟同情，那，我不但不對他抱慚，並且不感激。這話，說得太怪了，但我却有說：能看了而與我同情的人，他的思想的標的與發點，大約與我不相上下，簡捷而言，同我一樣無聊而沉鬱。如此，我門



無形之中，差不多已是同志，同志對於同志，不用感激，更不用抱慚。——我們都是如待死之囚一般的在這個社會裏掙扎！

我寫這部書，又很滑稽；事前沒有一些預備，事後也不加以審閱，想着就寫，寫得更是鷄零狗碎；自己也佩服自己，可謂大膽而皮更厚者矣！

我的思想，本來十分怪僻；近來又因了某種事故，尤其有使我思想頹喪的可能。所以，這裏所寫的，通篇都是屁話，倘是自命德隆望重的先生，不辭下顧，也來賞識賞識我的屁文，那末，千萬請先塞沒了鼻孔，免得感受到「其穢不可以聞也」的難過。

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在南潯。

當代奇文目次

序

散文之部

張競生「愛的種類」

章炳麟「徵婚啓事」

章克標「謀職業啓事」

魯迅「情書」

白薇女士「情書」

林損「黃胡適書」(二)

林語堂「幽默語彙」

章衣萍「隨筆」

郁達夫「頹廢日記」

郭沫若「新生活日記」

吳曙天「戀愛日記」

羅家倫「大學生奇妙答案」

韻文之部

林庚白「詞」

曹今可「解放詞」(二)

劉半農「打油詩」

序

當今之世，所謂文人者，可車載而斗量，所謂著述者，更汗牛而充棟，願絕少驚人之作，讀之如服安神藥片，令人打瞌睡有奇效，當印出之時，即下字紙籠之日，此等文字，徒災梨棗，今人有廢書不讀之誓，非無故也。

文章之寫作，貴得一奇字，有奇才者，方能作奇文，古人「語不驚人死不休」也，爲的傳一奇字。文章能奇，即一句亦可轟動天下，名傳後世，什麼著作等身，皆是庸才者的賣弄笨拙，覆瓿之資料而已！然而，事亦有未可一概而論者，有時庸才者舞文弄墨，鬧出笑話，亦能不脛而走，傳爲笑柄，海內知名，所謂弄拙成巧，此亦文壇中之幸運兒。

守蒲關（第一本）

漢將王霸守蒲關。賊兵圍之。糧盡援絕。民尚易子而食。析骸爲炊。王恐軍心搖動。擬殺其妾徐豔貞以犒軍民。尋之即又不見。旋得之於後園。見其焚香祝天。願援師至出民於水火。藉脫家主於難。王聞惻然。嗟嘆而罷。已聞部卒嘩變。念惟殺妾犒軍。或可苟安旦夕。遂拔劍付僕劉忠。令向二主母借糧。劉忠見徐大哭。詢之。以借糧對。徐氏知旨。遂伏劍。劉亦自刎。王割其肉。以犒軍。軍心爲大振。會援師至蒲關賴以無恙。

第一場商救

（四小軍付末強陰）

（王霸內白）人馬回府。（上唱繞口令）且喜進蒲關。心緒稍自安。酌議同謫如何辦。（吹打末扶強下馬）。（家白）老爺回府。（外雜旗牌。左右上。衆坐。）（王白）劉忠着速吩咐軍兵。準備取瓶火炮。赤眉賊寇攻城。與我緊閉堅守。若到時即報我知。（劉忠白）來。大家同去準備。（衆同下）（王白）李義。請夫人二主母上堂。迎接小主。（衆白）請夫人二主母迎接小主。（夫人二夫人上。）（夫人白）夫主爲國憂。（二夫人白）妾以輾轉愁。（王白）過來見了小主。（夫人二夫人同白）是臣妾叩見小主。（劉強白）夫人請起。（夫人二夫人白）千歲。（王白）見了二位將軍。（夫人二夫人白）二位將軍萬福。（邵彤萬休白）仁嫂拜揖。（王白）夫人小主路途辛苦。可請至後堂更衣。好生款待飲食。（夫人二夫人白）領命。小主請二堂去（劉強白）哎呀。我那二位母親吓。（邵萬白）小主。（衆白）請

條渾圓滑潤的臂膊和腿脛，在前面，有兩個突起的乳峯，在後面，有一個聳出的屁股；這兩個突起與聳出的東西，尤其是她們特具的招引游蜂浪蝶的唯一法寶。

假定女人是一樣東西，那末，她的所與一般男子的觀感究屬如何？這層，很不可一概而論，我更不敢代表全體男子立言。不過，我可以把個人資格，寫出對於女人的觀感所得如下：

- 一 是可愛的
- 二 是可恨的
- 三 是虛偽的
- 四 是神秘的

既寫下了我的觀感，再從淺顯方面，說說女子所包含的性質，與性質方面的略感：

- 一 有假的羞恥性
 - 二 有驕傲性
 - 三 有引誘性
 - 四 有虛榮性
- 及其餘 ——

爲了行文上的便利和有序，將上面各項，再逐項加以簡明的伸說：

（關於觀感方面的）

「爲什麼是可愛的？」女人這樣東西，（註）差不多也可算是世界上各

種點綴品之一。她們的服御，花花綠綠似蝴蝶一般悅目；她們的談吐，清脆脆似黃鶯一般流轉；她們的目視，溫和而柔潤，銳利而更媚悅，說是像電光，嫌太強烈，說是月光罷，又嫌太灰暗，總之，世界上一切的光，都比不上女人的兩道目光；她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足以蘇醒深夜的睡眠。使人暫時迷亡了一切。她們實是調劑一般男子枯燥生活的必不可少之要素。這，不是侮辱女性，反之，女之於男，也未嘗不如此。

「爲什麼是可恨的？」女人的所以可恨，其因就在可愛上面。因爲她們的全身，都有不可思議的一種吸誘性，足以醉人，足以迷人；然而，她們又非常矜持，差不多只許你看看，要在看以外有什麼要求，當然是在拒絕之例，除非是有特別關係的。男人對於女人的欲望，決不是一個「妻」就

可認為滿足，——這句話，很有些人要反對，以為一個男子有了老婆之後而終身不二色的，很多很多，不但如此，並且有些男子，很遇到幾個可以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的機會，可是，他們都不肯實行，怎說不是一個女人可以滿足的呢？這一層，我們要從心理上立論，不可單看事實，因為，思想與事實，也有相背而馳的時候，男子的所以不二色，並不是除了老婆之外再不會有第二個女人的覺得可愛，實是愛情問題的效果，他們認為有了老婆而再和第二個女人發生關係，是對不起老婆的，為現在社會所認為不應該的，其實，見了標緻或才幹的女子，心裏仍是愛她，不過忍着不使這愛力暴發罷了。妻子對於丈夫，也是如此。也是女人所以要矜持的緣故。

——然而，女人却又是大多數不能在額外填補男人的慾望；因此，有些

男子因了女人而癡心妄想，因了女人而苦思成疾，因了女人而或竟癲狂。女人有時固然可以予男子以極大安慰，但，有時也就因了這層緣故而予男子以重創。依着片面的而講：女人又是可恨的了。

「爲什麼是虛偽的？」女人的心思，比男人不知要細而曲幾倍，一件事，男人肯痛痛快快的立刻解決，女人却就拖泥帶水，決沒有這般爽脆。尤其是對於她們的切身問題：「戀愛與婚姻」；就使她們十二分的情願，也必定不肯自居於主動地位。甯可不辭勞費的向對方施以百般挑逗，旁敲側擊，用盡種種方法，使對方自來就範。當一個男子最初向一個女子表示愛意的時候，她心裏實在已十分情願接受，可是，表面上總要擺出一副女人所特有的架子，即使不極端的拒絕，也必不肯立刻表示歡迎的意思；有許

多女人，更以此爲對待男子的一種手段，好像不是如此不足以示自己的身價一般。進一步講：許多已嫁了丈夫的女人，對於丈夫，也是採用這種手段，似乎她是木然無知的，雖然心裏很想她丈夫對自己有所關於愛的舉動，而表面上總是不大肯露聲色，總是極力矜持，極力退避於主動區域以外。總之：女人的心情，很少率然坦坦地一些不加掩飾；不像男人一般的往往不爲自己留一些退步。那末，女人爲什麼要如此呢？這是受了種種方面嚴厲的裁制，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然而，正因了這層緣故，有許多女人，都已誤認了做女人應該要如此的了！

「爲什麼是神秘的？」女人的神秘，她們自己當然不覺得，完全是由男人目光中所看出來的。而其所以神秘，或者也是她們過於矜持的結果。

她們雖然也似男子一般的兩個耳朵，兩隻眼睛，兩道眉毛，一個鼻子，兩片嘴唇一張嘴，兩手兩腳一肚皮，……然而男子看起來，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非常複雜而更特異，差不多都是可以大供研究一般的。看見了一個穿衣服的女人，連想到假使她不着衣服是作何狀態？看見了一個不穿衣服的女人，連想到假使穿了衣服是何種風韻？看到她的前胸，連想到稍下就有一個肚皮，肚皮裏面，爲什麼會有小孩子？……不但沒有老婆的人，往往如此；就是已有老婆的人，對於別個女人，或竟是自己的老婆，也往往不能免。有一位署名渾淘淘齋主的，曾經在某處做過一篇婦女之神秘，設辭倒也十分有趣，順便介紹在這裏：

『齋主曰：方我之未婚也，以爲婦女者，必有奇趣。每翻閱報

章，輒有妬殺、捲逃、情死諸案接於目，此心尤怵怵動；未嘗不自慨嘆：以爲，婦女之爲物，非有奇趣，曷克臻此？人有以性命易一婦女者矣；更有以畢生名譽易一婦女者矣；更有傾其家蕩其業以媚一婦女者矣；更有抑其弟妹欺其父母以媚一婦女者矣；而上溯前朝，專制魔王之以鐵血換來之江山，視爲無足輕重，曲意以媚一婦女而覆其業者，尤見不一見矣。嗟乎！婦女之爲婦女，有如是者。齋主血氣方剛，一毛頭小夥子耳，安得如古井之無波也乎？於是，齋主之心，時作神仙縹渺之游，躍躍然竊思一逞以爲快焉。

齋主之意馬旣馳，勢且絕塵而去；然而齋主力控之，弗使脫其羈。抑之，抑之，此躍躍然者，雖躍其所躍，而蓄者終勿使洩。卒

保此金剛不壞之體！間嘗自思，亦未始不自佩其定力之堅也。然而自今日視之，不覺其啞然矣！

齋主嘗交一女友，皮囊尙不可厭，而文質不足以濟之；初亦間作非想，思藉以一窺男女秘密之究竟，而打破此不可思議之一大謎；然而女已羅敷有夫，雖不歌以自明，齋主實能窺之，既知之而故犯之，齋主無所怨於其夫，倘求一謎之破，遽敕封之爲「元緒公」，於心良不忍，齋主不爲也！後卒借故絕之。非不欲與爲友，恐留此長心猿作怪之機，故作此斬草除根計耳！（下略）

男女之謎不破，齋主之心終耿耿；一時不得逞，惟有退而聽其自然耳。今齋主婚矣，爲期且二閱月，同居同臥者凡二十日；於此

二十日之中，竭力追尋婦女奇趣之究何在，猶未得也！豈齋主之拙？抑婦女之終無若何奇趣可尋乎？齋主惑焉！

齋主雖不識婦女奇趣之所在，但既別其妻，又不能無所思，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婦女之所以爲婦女，其玄妙之點，或卽在斯歟？齋主更惑矣！婦女之神秘，何竟至於此！不識婦女之視男子，亦如是否？齋主曾以此詢之其妻，其妻莞爾而笑，爲狀殊不可測。

方齋主之未婚，友有新婚而出者，輒叩以婦女奇趣究何若？友人俱頻搖其首，意似未承；齋主初不信，今乃悟矣！所悟非他，友之未欺我也。

齋主婚後未離其室時，同事某君，以書抵齋主曰：「想足下乍

得甜頭，必有佳趣。」實則齋主非特不得其甜頭與佳趣之所在，甚且感覺其苦；是則齋主已亦不知其何以至是，旁觀者固無論矣！況此旁觀者又爲一未婚者乎！

謂婦女果有奇趣，則齋主何以不自覺？謂婦女果無奇趣？則齋主似亦不能無所憶於其妻。然而當齋主對晤其妻時，則實又並無若何奇趣之可得。婦女之神秘如此，詎果非渾淘淘如齋主者所不可得而解乎？

然而齋主之爲人，甚猷！對於無足輕重之事，每好深思。積之既久，而我自以爲是之答案乃出；請畢吾說：

婦女之爲物，似一馬桶。便急者覓馬桶不得，焦灼自不待言；

苟見人據桶而坐，洋洋灑灑，一瀉千里，撲通撲通，段段落桶底發奇音，中心必發奇感，恨不推以佔之。但此撲通撲通者，固並不自覺其如何舒適也！或曰：田野男子，有褻褲露臀，蹲據叢草荒榛間，大事排泄者，是又何也？齋主曰：是則猶曠夫怨女，相攜野合，如俗之所謂「攤露天牌九」耳！」（後略）

這篇文字，看看雖似滑稽之談，然而，男子對於女子，的確有這種觀念。記得上海人對於「女子裸體模特兒」，很發過一陣狂熱；女子模特兒的所以能夠引起狂熱，其原因就在神秘。女人穿了衣履，已是十分神秘，假使大解脫了之後，在一般人的懸想之中，當然更其覺得神秘了！覺其神秘而要打破她的神秘所在，於是，大家都想去實地觀看，因此模特兒之風就

大盛。有些人說：這種風氣的盛興，是由於男子的「意淫」；這句話，雖不能說他全非，然而，決不是根本之論。因為，因了「意淫」之故而要看女人的裸體，儘可回到家裏去看自己的老婆，老婆未嘗不是與一般女人同一生理構造的。所以捨去了老婆不看，而要去看不別的女人的裸體，就是受了神秘的引誘！老婆的裸體雖已看過，決不能就此打破神秘之謎；莫說單看見了一個老婆的裸體，不能解決這個神秘問題，即使再看了十個裸體女子，遇到第十一個女子時，依舊覺得她神秘，而仍有受她引誘的可能。不但是別的裸體女人神秘，即使自己的老婆，看的時候果然沒有什麼，待她一穿了衣服，依舊覺得她十分神秘；而不著衣服時，想起了她假使穿了衣服，仍是一個神秘。總之：由男子目光中看出，世界上一切東西，只有女子最

神秘！

註：我在前面說女人是樣東西，有些女同胞，或者要以我爲輕蔑女性；這，我不能承認。我以爲世界上的一切，無論是動的靜的，都是這個世界上的東西。什麼貴，什麼賤，都是人類用不平等的意念，硬分出來。在一切的本身，未必都有這層感想。所以凡是在這個世界上的，都是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木頭是東西，鳥獸也是東西，人，也是東西；女人是東西，男人也未始不是東西。

（關於性質方面的）

「假的羞恥性。」女人，可算最善於「羞」的了。只消毫不經意地一來，她們的臉兒，就會無緣無故的紅起來。但是，她們這一種羞的表現，

可說是專對男性而發；假使女人和女人碰在一起，無論你怎樣陌生，她們自會一聲阿姊一聲妹子的彼此牽搭攏來，非常容易。女人在這些地方的交際手段，男人萬萬及不上。要是兩個素相熟識的遇在一起，那更是不可開交，談起來更是無所不至；倘要叫她們把這些親熱和秘密的言語，對她們自己的丈夫講，或者有些辦不到。——因為，她們對於過分甜蜜或秘妙的言語，十分不敢和男人講，尤其是自己的丈夫；她們認這種話對男人講，是有危險性，能使男人疑心她們秉志抱懷的不潔，所以，總是竭力的忍着。這也是男女界限劃分得過於嚴厲的結果！然而，她們這種態度，決不是出於本心的，是免強的，也是「假」的。何以見得？因為，她們實是不敢，並不是不肯或竟不欲。

女人所認為最可羞的，要算「性的問題」；可是，男子學校裏的學生，固然很多偷看「性書」的，女子學校裏的學生，未必偷看「性書」的就沒有，說不定其為數和男學生可以並駕。男學生看「性書」雖然也未必不秘密，然在秘密之中，比較還公開一些；女學生看「性書」，却是秘密之中的更秘密者了。

嫁過了的婦人，當着丈夫公婆之面，扮得三貞九烈，一背了面，偷着空閒和野男子大寫其肉麻信的，未必一個都沒有。

我們在上面幾個例子裏，可以知道女人的羞恥性，並非出自本心，痛快而言，是假的！是受着種種方面的範約而不敢不如此！沒有這巨大的胆魄，敢突圍而出！由從前一直到現在，壓迫，隱忍，壓迫，隱忍，積習難

返，許多女人們，竟有認「含羞」爲女子應有的一種要素了！

更有些女人，認「含羞」是足以增加女人體態上「美」的一部份，明明毫無羞意，却也裝得若有其事，那更不必說了！

更有些女人，家裏來了一個陌生男客，當了面眼都不斜一斜，一背了面，却反而又要偷看。

在馬路上，更可看見那些走路的女人們，用眼向迎面走來的男人像電光似的一閃一閃。由此，可知女人的羞恥性，並不是完全真的；不過，積習難返，女人的中羞恥毒已很深；驟然看來，已有使人視假作真的可能了。

「驕傲性。」女人的眼孔很小，而女人的眼界很高，女人的欲望尤大

。大部份因爲數千年來的依賴性一時脫除不盡，重以一般文豪從古及今對於她們筆頭上的頌慕的結果，就養成了她們的驕傲性。她們都自以爲似花朵一般艷麗，似星月一般明朗，沒有一個不顧影自憐。最近有幾個略懂一些新思想而未得其精英僅取其糟粕的女人，動不動還要加贈男子一個頭銜：叫什麼「臭男子」。她們竟有這般太胆，這般自負，可說是驕橫不可一世了！女人的生產力雖然不強，——依現社會而論——而她們對於丈夫的選擇，却又很嚴。小學畢業的女子，總想嫁一個中學畢業的丈夫，中學畢業的，總想嫁一個大學畢業的丈夫，大學畢業的女子，總想嫁一個有賣國禍民資格的丈夫；總之：向上攀，視爲應該如此，下匹了，却似乎辱沒殺了她。新式婚姻之有比較性，這是事前所當然有的戀愛前頭的常態，且莫談

軸：就是舊式婚姻，也是如此。女人對於丈夫，差不多認為也是裝飾品之一，嫁得的丈夫有聲望、有才具、人品好，在小姊妹淘裏，談起了自己的丈夫，說得出，話得響，真是趾高氣揚，驕傲得使其她女人的有了丈夫而不及她的失色！否則，不待人家去譏笑她，——人家也未必會去譏笑她，而她自己已一百二十分的不舒服，以為丈夫辱沒了她。對於自己的才具品性，反而視為第二個問題。

法院所受理的離婚案件，提出要求的，總以女人為多，這也是女子驕傲勝於男子的實現。除了有些實因不得已而離異，其餘，大半是瞧不起她的丈夫而借題發揮；意思中似乎說：「你也配做我的丈夫嗎？」

女人的所以驕傲，促成之者就是男子。常初男子太把她們奉若神明了

，做牛做馬的做下來，供給她們生活方面的需要，還要恐怕不能夠得其歡心，差不多成爲是男子都有供給女子一切的義務。這樣，在男子方面，大感痛苦，在女子方面，反而結了惡果；第一養成了她們的依賴性，其次養成了她們的驕傲性。

女人的有驕傲性，並不是絕對的惡事；不過，總要有正當的驕傲，如學術品性方面的獨立的驕傲，絕不可有伏處在依賴性以下的驕傲。驕傲性而由於依賴性以產生，這實是一件大恥的事情。

「引誘性。」女人的有引誘性，出於不自覺之中；因爲，女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愛美觀，不着意的裝飾，於是，一般男子都有被引誘的可能；女子的本身，就有引誘性的存在。女性的與男性，本已有吸鉄石和鐵一般

的奇妙；現在女子又這樣的花花綠綠，分明在那裏加厚自己的吸力，因此，我們就是說女子是有意引誘，也是無所不可。試想：她們打扮得這樣的似花蝴蝶一般，面上搽得雪白殷紅，身上灑得異香觸鼻，究屬爲了些什麼？當然是給男子看的！她們爲什麼要扮得如此華麗，向男子面前逞威，獻美？無非要表示自己的「風頭」罷了！就是所謂「出風頭」。她們這風頭出給同性看的嗎？不是的。她們是要與同性比較美麗嗎？似乎像是而依然不是的。直捷而言：她們是給男子看的；不是限於丈夫一人，而且更是普遍的。女人以有人對他愛慕，爲榮幸，其志願決不止一丈夫而已。不過，丈夫是她許可在她身上享受一切，而旁人却在拒絕之列。但是，假使只有一個丈夫愛她，而其餘的許多不相識者，都望都不要望，就要覺得悲哀，認爲

無威光。她們的潛伏的意思，她們雖只愛一個丈夫，而不愛其他男人，但其他男人中，却不可無對她愛慕的人，方顯得自己的榮耀。正如那般「交際明星」一般正式男人雖祇一個，然而對她獻殷勤，乾相思，流饑涎的人，狗也似一大羣；她就可在社會上取得一種特殊的收穫，而滿意，而驕傲。所以幾乎沒有一個女人可算得是絕無引誘性的。關於這層，曾經有位朋友大發牢騷過。他說：

『世界上的婦女，最可惡！你看，她們身上穿得花花綠綠，頭髮梳得光光滑滑；本是黃皮臉兒，却偏要搽得雪白粉嫩，本是粗眉大眼，却偏偏要勻描淡抹；聳起了兩只屁股，左娜右娜，賣盡風騷。人還未到，香風先來。試問：這樣的矯揉造作，不分明在那裏引誘男

子是什麼？可是，倘有個男子忍受不下這樣強有力的引誘，而上去碰了她一碰，或摸了她一摸，那就不得了，立刻翻轉了一張塗得紅白分明的面孔，大驚小怪，見神見鬼起來，真是不知從那裏說起，好算得豈有此理了！」

這幾句，當然未免言之過激。然而，由男子眼光中看來，有些地方，確然覺得她們過於染有引誘男性的色彩；這色彩，至多是個濃淡問題可以討論，倘要說是完全沒有色素而是白淨的，那，實在有些講不過去。

女人，認「引誘」兩字，是極不名譽的，無論如何，必定不肯承認。倘然有人當面向她們說：「你是在那裏引誘男子。」那位女子必定要跳起來的極力加以否認，而且，指斥那說者的妄談。

其實呢，女人無論如何，逃不了引誘男性的嫌疑！此話怎講呢？因為，女人雖然不自己承認有引誘性，而，許多男人，却很有受她們的引誘而迷惑的，既有男人被迷惑的可能，那末，她們雖本心未必有引誘男人的心念，但在她們的本身所包含的成分之中，至少，有若干引誘性的存在。況且，她們的擦粉，染胭脂，穿漂亮衣裳，灑香水，種種足以提高引誘力的舉動，那一樁不是她們的自願？這其間，尤足深思了！

女人，更有一處地方很妙，她們自己有了引誘性不承認，而反往往指男人去引誘她們；却不知男人的所以去引誘她們，就是受了她們無形中的引誘。

「虛榮性。」 女人因有了驕傲性而要維持她的驕傲的現實，於是，

無論什麼事，雖然力量方面實在夠不上，必定也要千方百計的設法達到目的。以爲榮耀，而不知道這榮耀，是虛的；而且是不可持久的；是自欺的；更是危險的。但是，非真正有智識而更明白的女子，要她一些不染虛榮的劣性，却辦不到。男子當中雖然也不能完全不講虛榮，然而女子的虛榮性，至少要比男子強上幾倍。

我們只消看街路上來來去去的女人，幾乎十個之中有半數以上，都是穿花花綠綠，引人動目。倘依她們的服飾而推論她們的經濟，至少，也必定不會十分艱窘；然而照現在社會的內骨子而言，果然這些女人，一個個都是經濟寬裕的嗎？這是決不會的！她們是爲了虛榮的緣故，雖然經濟不寬裕，也勉強擺出這副空架子來。

商市略爲繁盛一些的城市或鎮市，米店布店等關於生活方面必要的店舖，其數量與範圍，決不及綢緞店化妝品店等關於奢華方面的店舖來得多。再看那些奢侈品店舖裏出出進進的顧客，女性更大超出男性的數位。這也是女子虛榮性間接的與相因的表暴。

一般的夫妻站在一起，妻子的服飾，往往爲丈夫所不及。

女子住在自己家裏的時候，還肯隨隨便便；一到預備要到外面去，那就不對了，換衣裳哩，梳頭髮哩，用香品哩，對着一面鏡子橫照豎照，忙得不可開交。她們的所以如此，就是恐怕別人要說她醜陋，或寒酸。

時髦女人，對於自己們的「解放」問題，鬧得非常起勁。可是，她們「

「喊」的人雖然不嫌太多，能夠實是求是，在「做」字上努力的，的確嫌太少。聽說：並且有些女人，竟以喊解放爲職業，而視爲吃飯之道，那尤其是與本意相背了。也有人以此爲出風頭之具，那也不是正當的辦法。這種投機分子，她們是並非爲全女子謀解放，也就是全女子的敵人；因爲她們分明是在那裏搗亂，把這解放問題，看得太邈然了！

更有些女人，以爲女人的所以不能和男子平等，都是受了男子的壓迫；這句話，說得太籠統了，男子不能承認。她們的所謂受男子壓迫，當然是指全體而言，那末，請看，社會上有壓迫女子資格的男子，究屬能有幾個？恐怕除了幾個有勢力與有財力的以外，就不多了罷？有勢力的男子，可以把勢來壓迫女子，有財力的人，可以把錢來壓迫女子；至於其餘一般

男子，他們非但沒有壓迫女子的權力，並且不要壓迫女子。因為，女子不得解放，當然沒有生活力，沒有生活力，一切的所需，當然一概仰給於丈夫；在這樣生活艱難的社會裏養一個老婆和獨力擔負一個家庭之中的用度，實在有些力不能勝，倘一旦能夠女子也能和丈夫站在同等地位，一樣的有生產力，獨立性，做丈夫的真是求之不得，快活也來不及哩。

有財有勢的男子，仗了財勢，娶小老婆，買丫頭，嫖妓女，無所不爲，當然是壓迫女子，然而，同時他們也未嘗不壓迫男子，況且，這財勢階級的男子，更不能代表全體男子。並且由我個人看起來，我簡直不能承認他們是「人」！

女子的所以不能解放，是受社會的影響，所以造成現社會的狀態，應

歸男子和女子共同負責。要求女子解放，先要改良社會，改良社會，要男女一同起來努力！

女子的所以被重重壓迫，一半也是女子所自取；要求解放，女子應加倍地爲自己努力！男子不過是在幫助的地位，決不能完全以此責之男子。

「解放！」「解放！」經許多人鬧了許多的時候，所得的成績，還是有限。能夠真正具有獨立能力而不依賴父母丈夫的，究有幾人？然而那些自命新女子，穿的衣裳奇形怪狀，走起路來挺胸突肚，開口來自由解放，一問她的經濟是否獨立？是否依賴他人？却仍是與舊式女子一樣；樣樣仰給於男子，而且男子供給她，比供給舊式女子更要來得痛苦。像這種女子解放過渡時代的怪物，社會上真是不在少數。也是解放問題下的障礙物。

有人說：這些女子，並不是自己不想經濟獨立，實在是社會上關於女子的職業太少，使她們有力無用處。這，誠然是確切之談。然而新女子中的一部份——只懂皮毛的女子，驕奢飛揚，終日裏只解陪愛人觀電影，吃大菜，樓着跳跳舞，挽着逛逛馬路，甚至青天白日開着旅館房間製造並不是自己所需要的小國民；這種人，就使有職業，有經濟獨立的機會，她也未必就肯放棄她的浪漫生活，而在這個社會裏擔負起應盡的責任來。走到會場上，或者可以爬上壇去喊幾聲，走到家裏，却又呼奴喚婢，作威作福，完全擺出一副嬌貴脾氣來了。痛快而言：人家尚且要去求她的解放，她又怎配去做解放人家的工作？並且也是事實上所辦不到的事情！

有些滑稽朋友，對於女子的解放問題，更有極妙的言談，只可以當做

俏皮話看待，因為實在滑稽得太使一般自命新女子難堪了。

他們說：女子大鬧其解放解放，其實，嚴格的說起來，所解放的，只不過是她們的一頭青絲，兩條臂膊，一雙腳，及半解放的一個屁股，一雙小腿而已！解放本不必一定要在衣裳上用功夫，因為，女子解放問題尙不曾根本解決的時候，先在衣服問題上大革命而特革命，原料非洋貨不漂亮，花樣非頻翻不時髦，舉動態度非歐化不取，未免太把自己的丈夫看得像財神菩薩了！

最有趣的，要算那些骨頭不滿四兩的交際之花，她們穿的吃的用的消耗的，那一樣不是豪華奢靡，然而，一問她們的經濟來源，不是老子供給，便是丈夫貢獻，也有使外界人士莫明其妙的。更有一般莫明其妙的男子

，開着眼張着嘴，動色相告：「這是新女子！」「這是新女子！」不怕那些什麼雞冠花喇叭花動惱的說一句話！要是社會上的女子都像她們一般的新，中國早已不知亡到什麼地方，男子都供應得要一個個投黃浦掛屋樑了！

照現在女界的大概情形而論：維新一些的女子，骨子裏且莫談，——所以不談骨子裏，因骨子裏的好壞，表面上看不出，不敢妄談。——就浮面看來，一頭長長的頭髮，總算剪掉了，可是，她們梳飾起來，比不剪的時候，未必就怎樣的肯馬虎，甚且，還要加倍的大考究，大翻花樣；從前女人的衣服，寬大而更長，現在，變為狹小而更短，把兩條玉臂，似打拳活猴般恨不得連腋毛也一齊露在外面，這種精神，在寒冬天氣，尤其使人驚服；一雙脚，總算澈底的解放了；一個屁股，更有今昔不同的大感慨，

從前女人做衣服，總是長長的把這部份遮沒，現在，不對了，她們看了外國女人的大屁股而發生羨慕，於是把衣裳的尺寸，裁製得緊緊的把一張尊臀，神聖不可侵犯一般，似高山之突起在後面，走起路來，一扭一扭，多麼的使男子蕩心！從前的女人，都着裙子長得連腳背都遮沒，現在的旗袍，短祇及膝，因為腳上仍舊要穿一雙絲襪，與臀仍舊要隔着一層衣袴，所以滑稽一些而說，只可說解放了一半。然而，這些浮面而滑稽的解放，於實在仍不能有多大利益。不必一定要如此，也不必一定不要如此。

「天乳」運動，現在也着實有人提倡，並且有少數的女同胞，已起來實行，這未始不是一種好現象。束胸惡習，實在非打倒不可。然而女同胞千萬注意，一雙高跟鞋，雖然時髦，也是有害，不要將來似外國女人一般前

面袒胸脯後面聳屁股上面大奶奶下面高跟鞋，那就沒趣了！

女人的審美觀念，雖然強於男子，然而，也必須適於其中。而尤其是從事解放運動以新女子自命的許多女同胞，更不必裝得奇形怪狀，似戲劇裏的花旦一樣。一個人總要處在支配服飾的地位，切不可爲服飾所支配，吃飽了飯只知考究衣衫帽履。新女子的所以可貴，不在外觀的漂亮，而在精神上的維新與事實上的努力！倘新女子的資格，非裝得妖形怪狀不可，那末，新女子非但不可貴，反而覺得賤了！因爲，新女子會得施粉染脂，舊女子也未必不會施粉染脂；新女子會得洋來洋去，舊女子也未必一定不會洋來洋去；推而至于「野鷄」「老鴿」「強盜婆」「白相嫂嫂」等，也未必就不會什麼什麼！大家同樣有個屁股，大家有聳得高高的可能，大家同樣有胸

脯臂膊，大家有赤裸裸呈露衆目之前的可能；大家有雙腳，大家有穿高跟鞋的可能。服飾之於女人，——尤其是在今日，不過一個問題中的小之又小的問題，固然不必絕對不許加以考究，但是也不必用全副精神完全犧牲在這上面，做一個服飾的奴隸！

上面的一番話，不是我故意譏笑一般女同胞，我自以為是對於虛偽的自命解放的假新女子，下一個警告。至於那些真正從事解放運動的女同胞，當然不在此內，並且也決不會如此，我是非常欽佩，並且敢代表急待解放的許多女同胞，在這裏致一個相當的敬禮。

「真正的新女子們，大家努力！祝你們在努力的路上平安——而且結果圓滿！」

說話與放屁

我時常看見家裏的女人洗衣服，可稱不辭煩勞之至。她們把那隻洗衣服的桶，肥皂等，大別之爲二：洗長衫，短衫等所用的，叫「上身腳桶」；洗褲子，襪子等所用的，叫「下身腳桶」。肥皂亦然。屬於「上身」一類的衣服，不能放在「下身」的桶和用「下身」的肥皂洗，屬於「下身」一類的衣服，更不能放在「上身」的桶和用「上身」的肥皂洗。倘是弄錯了，必定要受罵。並且，被罵的人，也絕對服貼，只有自認沒有留心，不敢說自己這事是沒

有做錯。要是被刻薄的閒人知道了，往往還要賞賜一句有譏笑性質的「連這些常識都沒有」的妙語。她們居然以此列普通常識之一，有趣之極。（註：腳桶，是我們家鄉叫洗衣桶的俗名。）

我更時常看見有些人聽着了不入耳之言，動了無名火，立刻跳起身子，彈大眼睛，響着喉嚨，向對方的人叫罵：「放你的屁！」也有些人勸慰他的被人辱罵的朋友或親戚：「你又何必認真，只當他是放屁！」還有些人對着別人假謙虛：「兄弟的話，極其無價值，猶之放屁而已！」演說家聽人家當面諂媚他：「先生崇言偉論，佩服之至！」那位演說家口頭雖然總要照例謙讓幾句，心裏却未有不快樂甜蜜；假使老實不客氣的向他說：「先生大放其屁，佩服之至！」那演說家就使他工於忍耐，不當場發作，一

背了面，少不得要咬牙切齒，痛恨此人入骨。

其實呢，同是一個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分什麼上下。屬於上身的嘴裏沒有吃下去果然要餓死，屬於下身的屁股裏不得出貨也未嘗不要漲死。說話與放屁，也是這樣；同樣都是人體機能上的一種作用，說是講話，未必便高尙到什麼地方，說是放屁，也未必就怎樣的鄙劣。關於衣服的上下身問題，肯隨便的人，還算多，不必談牠。關於說話與放屁問題，人們的成見，却就深而又固，分別得清清楚楚，一些也不容混淆，以爲說話兩字，雖未必一定算得有價值，然而總還過得去；放屁兩字，却就無論如何，總是粗鄙而更有些可恥性，斷乎不是好名詞。所以，這裏就把說話與放屁問題一談。

記得幼學上似乎有這兩句：「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而下凝者爲地。」說話與放屁，也都無非是氣的作用。不過這個氣，不是天地之氣，而是屬於人體以內的氣；上洩於口的，仗着一個舌頭的幫助，比較複雜一些，成爲「話」，下洩於肛門的，直出無阻，比較單調而少變化，充其量不過疾徐高低的問題而已，成爲「屁」。人類的習慣，向來是厚於口而薄於肛門，所以，假使有人說別人的說話是放屁，或者譏笑人放屁當它是說話，都是認爲大忌，分別得一清二楚，說話是說話，放屁是放屁，劃一不二，分毫不苟。

我說起話來，往往軼出普通範圍以外，所以，一般讀死書假道德的殺坯，時常說我是放屁；不但如此，就是我自己，也時常預先向人聲明，自

認我的話似屁一樣，要聽就聽，不要聽滾開，免得留神聽了進去，又要多一個掬水洗耳的只吃飯不做事的大聖人。

我們現在且把話與屁來比較一下。先說話的優點：

話的優點，第一在似音樂一般的聽起來有趣。要高就高，要低就低，要延長就延長，要截止就截止，什麼都可以；又加以喜怒哀樂的音調，和面部表情的襯托，自然像梅蘭芳演太真外傳一般得勁了！

第二，在似風雲不測一般有變化，能夠哭，笑，拍馬，吹牛，造謠，挑撥，唱京調，說淫詞，隨時變化，層出不窮。

第三，在有作用，能夠用以聯絡感情，用以欺詐行騙，心裏想到什麼，不管是好是壞，都可以像揚聲筒一般一一傳達出來。

話的優點，當然不止於此，可是我實在懶得去想，不再寫了；然而即此幾點，已可見話的八面玲瓏，雖然無影無踪，不可捉摸，而其應用，實在偉大得怕人，無怪許多人於「辭令」一道，都肯十分研究了！更無怪善於辭令的人，值得衆人稱讚了！

說過了話的優點，當然不免再說說它的劣點；——可是它的劣點不用說得，因為話的劣點，其發源就在乎它的優點，只消進一步而言，就可明白了！

因了話可以翻出種種悅耳的音調，於是便有許多人，編就了各種淫詞艷曲，命令那些天真未鑒的男女小孩，逼着小喉嚨唱歌，以求社會上一般意思薄弱者的歡迎，藉以撈取幾個養命錢；更可笑的，居然也有許多瞎眼

教育家，把這種東西，列入學校科目，到了一個相當時期，開一下子游藝會出出風頭，以求學校營業上收入數的增多，至於那些高徒時常唱這些曲調，於其學業身心有無影響，自然概行不管的了。

不僅限於小學生，許多青年，都因受了淫詞艷曲的影響而墮落；許多好女子，都因被人迫着歌唱淫詞艷曲而失去了自由；各個社會，都因受了淫詞艷曲影響而呈露頹廢衰落之象。

更有一大批自命藝術家的藝術畜生，大聲疾呼的提倡新式淫詞，美其名曰藝術；藝術雖然是獨立的，然而藝術家既未到遺世獨立而在這個社會裏求生活的時候，絕對不許做有害於這個社會的種種！像這種害羣之馬，凡是這個社會裏的人，都可抽其筋，剝其皮，食其肉，陳其屍於荒郊，供

禽鳥之啄與狗狼之吞。

更因了話的多變化與有作用，於是許多人都以此爲作惡之具。勢弱於己的，大聲呼喝；勢厚於己的，聳肩諂媚；政客以爲挑撥之具，只求自己祿位，小百姓與丘八爺的性命，都無足輕重；軍閥時代軍政大人物立在壇上聲嘶力竭地大演說，天花亂墜，一個個都是家國棟樑，民衆救星，一下了壇，一回丁寓，脫下制服，不是換嶄新西裝，便是穿華麗耀目的長袍短褂，賭銅錢，嫖姑娘，造洋房，吃大菜，娶小老婆，想刮地法，簡直不像是個人。丘八爺犧牲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性命，其代價只換了他們幾句甜言蜜語；小百姓更不必談了！

屁，就不是這樣。牠是率直的，無機械心的，無作惡的可能。就是這

肛門所在的屁股，也比面孔真實得多：雖不會笑，但也不會哭，不因事而改變態度，也不因事而改變色素，決不像面孔一般神秘莫測。

屁的最大缺點而引人厭惡之處，是在乎臭味問題。然而試回想一下，屁的臭味雖然惡劣，可是普天下人放的屁，大家同是一樣，決沒有香的；而且普天下的人，都承認自己放的屁是臭的，沒有自炫屁味之香；再進而言，臭味不佳，感受到的人，不過暫時不舒適，決非永久的；更可預先掩沒鼻孔以避，決不是沒有方法可想的。至於講到音調吧，屁雖然不能放出「……呵呀呀……喔唷唷……我愛你的媽媽……」等等聲音，然而也還有疾徐高低緩急的不同，也未嘗不可假定牠是歌曲聽；與其聽那些賣屁股式歌詞，倒不如聽屁來得痛快一些。

說話，却決沒有這般率直了。內骨子裏雖然也是穢不可言，然而表面上總說得冠冕堂皇，道理十足；同是由嘴裏說出來的話，却各各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機巧所在，不可捉摸；很容易講出的語句，說的人偏偏要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不肯直直爽爽的道出，賣弄自己的善於設辭，自命是極婉轉能事，使有一部份人們，聽着了也不懂其意思所在。我並且曾聽有人說過兩句俗諺，叫做「騙殺人，不償命。」更使人凜然！

依此而言，屁雖然單調而更味臭，而牠的弱點，只此一些而已；說話雖然有功於人類，可是造起孽來，也是特別怕人。所以，說話並非一定是好名詞，屁也未必是真正不堪的壞名詞；依實際而論，很有許多人說的話，的確大大的及不上一個屁。那末，人們又何必定要賤屁而貴話呢！

人與人之間

世界上的人，本是你自我，我自我，既不合生一張嘴，一定要同口吃飯，也不合生一個身體，一定要連體穿衣，儘可各做各的，各不相顧。

可是，人之與人，却會彼此發生關係；什麼父子哩，兄弟哩，夫婦哩，朋友哩，種種不一。這是什麼東西把彼此牽拉攏來的呢？是相愛嗎？不是。是互助嗎？也不是澈底的。是因了智識道德等問題的作用嗎？也不是的。赤裸裸的說一句：不外乎「利用」兩字。一個人在生一世，利用了人家

一世，也是被人家利用了一世。只求不要利用得過分，已是很好的了。既沒有不利用他人的人，也沒有不被他人所利用的人。

許多人都以為被人利用，是不好的事情，顯見得自己的智不及人，所以要被利用。這個觀念是錯的！無論你什麼大英雄大豪傑大智慧大聖賢，要住在這個世界上，就免不了供人利用；無論你什麼大愚蒙大不肖，只要能夠立足在這個世界上，就不怕沒有人供自己利用。一個人生在世上，想着了受人利用，不必懊喪，想着了利用旁人，不必得意。因為這利用問題的在人類，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先講普通人：許多的做父母者，兒子的吃飯本錢沒有預備，而養起兒子來，偏是十分起勁，兒子養了出來，也是同父母一般不能不吃飯，他們

一個個不能不吃飯，而父母又沒本錢供給他們吃一世飯，於是，他們不得不想法自己找飯吃。找飯吃的唯一條件，就是供人利用。然而，給飯與別人吃的人，也是被人利用。被那些找飯吃的人利用。人類與人類，這樣的循環不息，遂實現了世界上的許多工場商場商店學校……等等。一個人雖不能同時學會種田栽衣採茶斫柴……等本領，而可以同時有飯吃有衣穿有茶喝有柴燒有……。

世界一切的東西，都是建築在「利用」上的，假使一旦利用失其效力，那末，人類的各社會，就立時奔潰，似散沙一般。世界立時像一個荒墳，決沒有現在一般華燦動人了！

普通人比較關係薄弱一些，再進而論家屬，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似乎總可脫去利用的範圍了？不，不過色彩較淡一些，顯露較暗一些，徹底的說，也有利用性的存在。

且談父母與子女：父母的於子女，沒有一個不希望他們上進，得意，有本領賺錢，有法子沽譽，方纔可算得一個好兒子或女兒。父母們的想子女上進，就是要利用子女。它們以爲子女得意，自己面上有光彩，可以驕傲別人，就是成語所謂「榮宗耀祖」。否則，就是不能供父母們的利用，使父母們失望，立刻毫不懷疑地輕輕加上「逆子」「不肖」種種惡名詞。這種似乎有報仇性質的名詞，也就是不能供他們利用的結果！我們更可時常在新聞紙上看見一種廣告，名叫「驅逐劣子」，這更是子女不爲父母們所利用所得到的反響！父母於子女，真是怎樣的疼愛痛惜，然而，一旦它們理想

中的利用目的達不到，尙且不恤以這種斷然的手段對付，其餘更可知了！

子女也是極力要利用父母：子女的利用父母，就是希望在自己經濟不能獨立的時候，由父母爲其供給一切，以及在自己未離懷抱與生存力未會充分長足的時候的撫育。世間子女的因父母不能如其慾望所需要而供給，以至視同陌路的，也是很多很多。偶而有幾個能特別柔順，特別的依從父母所期望的目的而做去的，社會上就要動色相告：「孝子！孝子！」其實：這孝子也不過特別肯供父母利用些罷了！

兄之於弟，弟之於兄：爲什麼要比不相識的人親熱？他們也只不過以爲彼此同一父母所出，休戚關係，比較重一些，一旦有事，便於利用，所以大家「同胞」「親兄弟」的格外親熱了！要不是，爲什麼有些兄弟們很親熱

，有些兄弟們仇視得比陌路人還要加幾等呢？

再談夫妻：夫妻當然是人生第一個永久的密侶，似乎可以脫去利用色彩了？不，也是有利用嫌疑！因為我們要澈底而講。

夫妻在未曾結合以前，或是不相識的，或是雖相識而不親密的，就使親密，也必定是另外一種原因。那末，他們以何而結合的呢？痛快的說：不過是彼此要滿足自己生活歷程上應有的對於異性的一種要求罷了！

夫妻的結合，以愛情為原則，而不以利用，誠然！不過，這個「愛情」，是相對的，彼此平行的，倘有過量的輕重，必定不配結為夫妻。惟其夫妻愛情是彼此相互而平行的，也就脫不了利用的範圍。夫利用妻對於自己的愛情，妻也利用夫對於自己的愛情，這樣連環着，於是，這對夫妻，方

可算得幸福的夫妻。否則，妻或夫不要利用對方的愛情或者不肯把自己的情愛供給對方利用，這對夫妻，彼此必定都感着失望，非但不是幸福的，而且成爲「怨偶」！

這樣的說，或者仍有人要不明白，再來一個簡明的譬說：

『假使丈夫或者妻子，背了各人的妻子或者丈夫，去同另外一個異性發生關係；做丈夫或妻子的人，倘然發覺了之後，能夠視若無事嗎？即使不露之於詞色，心裏是否也能毫無芥蒂？』這當然沒有這般大量！除非是彼此一向無愛情之可言的，否則，至少，也必定要失望罷！

你的妻子或丈夫，居然有了你而又去和別人發生關係，這明明是肯把你所需要的愛情全部供給利用，或者竟不受你所供給對方利用的全部

愛情。夫妻間不能完全授受愛情而彼此互相利用着，愛情的基礎，就要呈搖動之象；誰說夫妻不是互相利用的？

我們再可以明白的觀察：爲什麼有許多夫妻，忽然要提出離婚？這，我們雖不能詳細知道其內幕的情形，然而我們可以斷然的決定，決定他們夫妻間已失去了愛情上面互相利用的平均。

再淺近一些，明白一些，卽事言事而談：

我做這本小書，雖然自知做得太無聊太不堪，然而，我却也厚着面皮交給出版者印行，希望讀者指正；倘然果然有人肯出錢買去一讀，那末，這位先生就被我利用了！反轉來講：讀者雖然化了錢買我這本無聊東西，然而在讀者的意思，總是要看我究屬說了些什麼屁話，讀者要看書，我就

做了書給讀者們看，那末，我又是給讀者們利用去了！

總之：一個人脫離不了社會，就免不了利用他人和供他人利用。利用，並不是什麼不道德不光明的事；不過，却要酌乎其中，不可自己極力避免供人利用，而却過分的去利用他人。過分的利用他人，是對不起人的，也是不應該的！

感想的在人類

是人類，大概沒有一個人無感想。感想這樣東西，雖不能說是人類所特具，但無論如何，人類總比別的動物要靈敏而活動一些。

人類的所以富於感想，當然是智識高出一切的明證；然而人類也正因智識高出了一切而富於感想的緣故，就加倍苦惱，加倍覺得做人的乏味。

世界本不是派定要由人類來獨佔，只因人類能運用種種方法，逐漸，逐漸，世界就被人類在種種動物均等勢力之下，吞併了下來。人類吞併的

舉動，不僅對於異類如此，就是對於同類，也未嘗不如此；試看現在社會現象的不平等，就可知道人類對於同類是採取何種手段的了！各人各自想擴大自己的勢力，以求一己的舒適。

「弱肉強食」，不僅是國際間如此，社會何嘗不如此？甚而至於家庭之間，也何嘗不如此？總而言之，一個人在生一世，鉤心鬪角地「瞎忙」了一世，說得好聽些，是「奮鬥」「競爭」，說得不好聽些，那一個不是在那裏只求利己而不顧損人？真似死囚到了斷頭台上，還要掙扎幾下般的可憐！

世界上的「飯」，本是世界上的一切需要吃飯者都可以吃得，決沒有人能夠派定世界上的飯，只許人類可以吃。縮小一些範圍，放棄了鬥敗的各種動物不談，而單就人類以講：那當然世界上的飯，不論張王李趙，聾啞

殘缺，男女老小，智賢不肖，都可以吃；誰敢說誰是吃得誰是吃不得？

可是，請看現在世界的現狀吧！動物沒有飯吃，不必說牠；人類能夠有飯吃的，是否普及？積極而言：以精神和勞力爲代價而換來吃；消極而言：沒有一個不在那裏搶來吃！因爲現在的世界，是不搶沒有吃的。

或者有人要說：窮人固然用盡了心思，用盡了勞力，以爲搶飯的代價；富人却既不和一般人搶職業，並且有些更能出資設立各種工廠商號，供給許多人有飯吃，似乎不可說他搶飯。這是大謬。富人雖然只知直着走路，橫着睡覺，坐着吃飯，而不和社會一般勞動者搶職業，但是，他却也非吃飯不可，而且他吃起飯來，更是山珍海味，自奉得祖宗一般，不是搶來的，難道是娘胎裏帶將出來的！愈是富人，愈是搶飯場中的罪魁。

世界上爲什麼要有富人的產生呢？追根究底而言，都是受了「感想」的所賜。感想爲什麼可以造成富人？這是很淺顯的意思，幾句話就可以說明白：

當初的世界，是人類和其他動物所共有；後來人類中的聰明者，對於這種狀況，就發生了「感想」。他們覺得這種現狀，在人類很有些不便，倘能將其他動物一概打倒，而把這世界完全由人類把持，那就好了。既然發生了感想，於是更進一步而運用智力，逐漸，逐漸，把其他動物排除，或竟消滅，把整個的世界，奪將下來。這種舉動，在人類固然是有功，但是倘然代其他動物設身處地一想，就覺得有些不盡然了！——人類的所以實行佔奪世界的觸發點，就在最初的一種「感想」。

後世人類對於當初佔奪世界的人們，當然是非常感激，以爲他們是偉大的人物，有大功於人類。然而，後世的人，却沒有想到，人類既可以把這種手段對待異類，安知其不要更發生不舒適的「感想」而以此種同樣手段來對待同類？人類的慾望，是沒有窮盡的，果然，後來人類中的聰明者，覺得又不舒服起來，又發生了「感想」。這個感想的結果，造成人類與人類的的生活戰鬥。人類所享受的利益，本應均等的，經生活戰鬥一開始，於是巧取豪奪，無所不至；勝利者有飯吃不完，失敗者要飯沒有吃；社會上頓時分出了貧富階級，富人成就了天之驕子，窮人賤得連狗都不如。

由上面所說，我們更可把「感想」分做主動與被動兩種：

(一)主動的感想 主動的感想，大概總是苦惱的。譬如一個沒有飯吃

的餓人，看見人家捧着飯碗大吃特吃，心裏當然不能無所感；這個感想，實在是非常苦惱的。

(二)被動的感想 被動的感想，是在發生了主動感想以後，抑不住外界的誘惑，勃然的更進一步而發生要填滿主動感想的缺憾的感想，也可以分爲兩種而講：

(甲)求解決的 譬如一個餓人，沒有吃飯，忽然發現又一個人有兩碗飯吃；於是，先發生主動的感想，覺得自己苦惱，到後來，實在抑止不住，於是，又發生了被動的感想，「我難道不能奪他一碗來吃嗎？」這被動感想的結果，成爲大家各吃一碗。這種舉動，雖然或者並不能算得正當，但是，在尙未有完善解決法以前，也未嘗不可姑且當牠解決辦法之一。——

有飯本應大家吃的。

(乙)大罪惡的 譬如一個人，明明自己有飯吃，可是他覺得還不滿，連人家的飯，也一併奪了下來。人家沒有飯吃，他却不管。這種感想，雖然也是受不住外界的誘惑，然而，是不該的！罪惡的！構成社會不平等的原子！人類的大敵！

總括而言：一個人最初因了不能滿意而發生感想，是主動的，也是苦惱的；後來，受不住外界的誘惑，而再發生要填平這個主動感想的缺憾的感想，是被動的，雖不能確定的說是罪惡，然而，却非常容易陷入犯罪的境界中。

再進一步而言：人類的所以有進步，全賴「感想」；人類關於種種方面

的新發明，其最初動機，也沒有一樁不基於「感想」。積極講起來，人類的所以能稱雄世界，有現在一般的舒服，當然全靠「感想」。消極講起來，却又不然，人類正因富於「感想」的緣故，多受了不少苦惱。因為，人類與人類，最初因比較而發生感想，又因感想而燃燒其慾火的興旺，慾火燃燒到極度，又不辭勞苦處心積慮，以求達到自己所以不能享受的目的；然而，這個目的，即使果然達到了，也必定不能感覺到十分趣味，反之，倘不幸而達不到目的，却又覺得苦不勝言，甚至怨命而自殺的，也很多很多。我可以在下面幾句話中說得更明白一些：

世界上唯有類人的慾望，永遠不能填平。有了飯吃，再要想菜，有了菜吃，再要論其佳不佳問題；步行的人，想坐黃包車，既坐了黃包車，又

想坐馬車，既坐了馬車，又要想坐汽車，既坐了汽車，又要覺得坐汽車的樂趣極其平常，最好再來一個什麼東西；沒有飯吃的人見人捧着飯碗大吃特吃，真要饑涎直淌，可是那正在吃飯的人，也並不感覺到有什麼異趣；坐帆船的人，羨慕輪船，坐輪船的人，羨慕火車，坐火車的人，覺得這是人類應該乘坐的東西，也不覺有什麼可樂，而嫌火車太慢的人，也未嘗沒有，更未嘗沒人想造一種比火車更便利的東西。

由此看來，可知人類的慾壑，要達到真正滿足而真正無缺憾，痛快的說起來，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人類永不能免除無不舒適感想的時候。況且，即使物質文明進步不已，而要享受這物質文明的結晶品，更其不是無代價的；那末，因代價方面的夠不上，而不能與一般人同等享受的人，

自然更不能無所感想，更不能不覺苦惱了！

人類因感想而觸起對於一切事物的發明與求進步，又因了一切事物的發明與進步，而促進世界的文明，更因了世界文明而一般人的智慧賢不肖的不等與一切物質享受的不能無代價不均匀，纔構成了現社會現狀的不平等，大部份人們，受少數的裁制，而不能無所苦惱。

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在上海）

當我在深夜坐了七路電車到提籃橋，而在東西華德路經過的時候：在車窗裏望出來，可以看見馬路旁邊這條水門汀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的睡了许多勞工階級中人。他們僅僅只一條破得人家早已拋去了三四年似的陳蓆，鋪在水門汀上；人就睡在上面。有些已經深深的入了睡鄉，由他很嫵美而沉靜的睡態中，可以知道他是已經睡熟；有些坐着正在談天；有些獨自仰臥着看天；也間或發現一二個胸前掛着兩隻大奶奶的女性。在稀

微的星光之下，他們筋肉的壯美，與烏色的緊皮膚，使我這個渺乎其小總算尚有一間屋子一張眠床的床上階級人，覺得他們是非常偉大而又十分愜感。

我這樣的想：他們不是人嗎？當然是個人，而且是一個頂天立地自食其力的人！但是，他們的家呢？他們家裏的床舖呢？難道他們雖是人而不應該有家，有床的嗎？要怎樣一種資格，纔可有家有床呢？——我雖也有張破床睡睡，然而我對他們覺得非常慚愧。——就算他們是不應該有家有床的，難道他們連一條略略新一些的蓆子都不應該有的嗎？假使他們果然連一條略好一些的蓆子都不應有，那末，當然更不必談什麼蚊帳，談什麼被頭，談什麼褥子，談什麼「什麼」了！然而，我却祇覺得他們也與其餘

一般人同樣的有眼睛，有鼻頭，有耳，有口，以至手足四肢等，沒有一樣缺，沒有一樣有什麼特別缺點。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呢？他們雖不自己愁什麼苦楚，可是，我終覺他們太可憐了！假使下起雨來，又怎麼樣呢？……

然而，我又轉念一想：他們現在果然這樣簡單地睡着，一到了天明，他們不是同人家一樣很氣概地站在社會上了嗎？他們要跑路，有他們自己的兩條結實的腿和腳；他們要拿東西，有他們自己的兩條雄勁的臂和手；他們要吃飯，有他們自己流汗換來的代價。他們何嘗可憐？他們是非常的偉大，無慚愧！那些神氣活現的，是什麼東西！要跑，腿裏沒有勁，只得借重於車子；要拿東西，手裏沒有力，只得求教別人；要吃飯，這種代價自己也不知是什麼地方來的。那纔是可憐！那纔是真正的可憐！

更兼：我們時常看見殺不可恕的醫生，提着皮包向富人家的洋房裏亂鑽；洋房裏走出來的闊人，雖然一個個養得肥頭胖耳，究其實在，經不起略略的一嚇，已是要腿軟。怎及得他們，結結實實，老虎都打得死，藥材店裏更是難得光顧，殺坏醫生更不敢上門，要來也沒有門可入，只好暫屈他在水門汀上暫蹲一下子！他們雖然遲早也免不了一死，然而富人也是一個個都要大出喪，似扛烏龜一般的給許多人扛着走。死了也是一個無知無覺，也是要爛掉。有了大洋房只好讓別人來住，有了小老婆只好讓別人來睡，其餘一切東西，不怕你帶了些什麼去到閻羅王面前行賄？諒你也不能帶了些什麼去！哈哈！怎及得他們，他們死了之後，倒是一個無掛無罣！富人也要死，富人當然不有趣；富人到底逃不過一死，窮人未嘗不可

以此自慰！哈哈！

在馬路上，許許多多的汽車，風馳電掣，耀武揚威，都似家裏死掉了什麼尊親族長，特去奔喪一般急不容緩。那些無車階級或小車階級的人，當然只得恭讓大道，暫避凶威了！

馬路是大家所共有，大家所可以走的；然而，須有一輛汽車，—— 蹣脚一些倒也可將就，方纔有這資格。否則，你要堂而皇之，大模大樣的扮足了「我也有一份在這裏」的架子去跑，嘿！那就是不識相，簡直與送命無異！

法律上殺人雖有定律，然而死在上海的汽車底下，又當別論。因為我

自從生了耳目以來，雖然天天有汽車撞死人的新聞，可以聽得或在報上看見，然而，却從來也沒有聽見有人受過嚴厲的懲罰——償命。

關於汽車撞死人的獨立法律上，有一條應用最廣的，叫做「自不小心」。汽車開到被撞者的腳上，被撞者背後為什麼不臨時長出兩隻，——或者一隻——眼睛？這當然是自不小心！只是背後頭誰都沒有眼睛可以長得出，這也是走上海馬路有被撞死資格者的一個大缺憾！

然而，天下的事，相對的多而絕對的少；坐汽車朋友耀武揚威的時候雖然多，痛哭流涕的時候也未嘗沒有。這，不但是不在「撞人階級」者所預料之中，而且，更是在「被撞階級」者的預料之外呢！

他們撞人，不揀對自己已有危險性的人撞，而一味瞎撞，這是他們撞法

的不高明，撞學的太拙劣。

他們只知道坐在汽車裏志得意滿，而不知綁票先生就用這個「志得意滿的東西」來把他們接去。說得好聽些，是「請財神」；說得不好聽些，不曾捉了一隻肥豬待價而沽。

強盜先生更用了這「志得意滿的東西」，光降他們的府上；袖出手槍，不僅把他們的坐汽車本錢一捲而空，還要把他們嚇一個半死。要是略有不願，強盜先生還可大發慈悲，送他們一路平安，直上西天，到南天門去騰雲駕霧，比坐汽車還要出風頭！

倒是這些被撞階級的人，比較的可以無憂無慮一些。

我的傷感

今年，我的生命史上又增加了一個重大的創痕。雖在預料之中，可是，來得竟這般的迅雷不及掩耳，却是奇突！我有什麼話講！我除了長長的默嘆以外更有什麼話講！！我就要講却又向誰去講！！

在過去的半年中，有三天，突破了我生命上新紀錄的三天，這三天，這永遠不磨滅的三天，似針一般刺在我心上的三天，……這三天哪！世界上爲什麼要有這三天？我爲什麼不在三天以前歸了西天？天呀，不是你

的不收容我，實在我太懦弱了！

我不應該，千萬不應該，不應該在我自己千孔百創的微弱的心靈上，猶以爲未足，而更加以這麼重大而猛烈的一刺！我對不住我的心，我萬分對不住我的心，我真要自己懺悔，我願跪下，我願受我心的嚴厲裁制，我願受我心的千刀萬刃，藉以減輕我的罪孽。但是，這個心，却又是我自己的心；唉！我的心啊，我苦了你了！我太殘忍了！我……我……不能說了！又有什麼話可說？你饒恕了我罷！你太可憐！你爲什麼一定要住在我的肚子裏？那也是你自作之孽！

這世界有什麼留戀？而我却偏要硬挨在這世界裏，該死該死，天生的是個受苦胚子！該苦該苦！！又有何說？說又何用？

我怨人嗎？我不！想來想去，並沒有對我不起的人；我怨天嗎？天更是空空洞洞無邊無際，況且，天更未必有這空工夫來管我的事，要是怨天，更其不對。那末，叫我去怨什麼東西呢？我找，找，努力地找，找不到。——大約是我自己的不好！一定的，一定的，我只得怨我自己了！

我要求人憐惜嗎？更不！我自己尚且不自惜，何用要別人來憐惜！

我並非不知道，我的形容是枯瘦了；我並非不知道，我的精神是頹廢了；我並非不知道，我的一切……，是一切……了。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終於一個「沒有辦法」——叫我「如何辦法」？

寫了出來吧？我那裏有這勇氣？我那裏有這勇氣！放下了我筆吧！萬千言語，我忍痛撐一撐開肚子，都埋葬了在我的心底吧！不過，心呀！我

又要做殘忍而更對不住你的事了！但是我又怎顧得許多！請你也忍一下子罷！我的心呀！

要是心可以脫離軀體，

那末，心啊，你就去罷！

我決不留難你，斷斷不敢留難你！

你也苦夠了，難道還是漠然嗎？

去罷，心啊！絕然的去，決然的去。

我嗎？我又算得什麼！一絲不要留戀地去罷！

要是心是不能夠脫離軀體的，或者，你一定要永遠守着我的？

那末，唉——你我真是冤家了！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鋒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生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討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 山 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覽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談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羹，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做機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 人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耍，梁下，落雪丹，入天台，白鵝，二

翦手。

湖 上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鍛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隱，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蠶蠶，悼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婆老婆的悲觀。

幻 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領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的。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爲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N里萬歲！大阿福慢慢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關於女人及其他（全二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徐 國 棧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82

20759

